

(一)

我说我放过牛，许多认识我的人可能会不信。他们总觉得我是地道上海人，可能连农村生活的经验也没有，怎么会放过牛呢？

然而，我童年时确实短暂地放过牛。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爸妈在贵州支内，在遵义附近山间的3417医院工作期间。关于这事，和许多童年的记忆一样，我只记得一些断片式的场景。后来，连我自己都怀疑，这是否是出于我的梦境或想象，但后来我爸证实了这件事。

那天我们在讨论我们是否在贵州上过幼儿园。关于这事，我和我爸爸的记忆有出入。我记得是我爸送我去过一天，然后我在那里哭闹了一天，第二天我爸爸不舍得再送，就让我在外面游荡了。我爸爸则说我一天都没有去过。他那天抱着我走到医院门口，打算送我去幼儿园。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因为有我跟着他或我妈，他们无法上班，当时派驻医院的军代表也不允许。这时我跟他说，“你不好硬送的哦”，他就心软了。于是我一扭身从他身上下来，就跟着包月珍去放牛了。

我问他包月珍是谁，他说是手术室的护士长。关于这位护士长我已经没有任何记忆了。我说，“护士

长怎么会去放牛？”

我爸叹气说，“那个时候，啥事都有可能。”

虽然我不记得那位带我（很可能还有其他孩子）去放牛的孩子王了，但我还记得大清早就起床，在晨曦中去把牛从牛棚里牵

春日遥想一头牛 一个支内家属的回忆之二

谈瀛洲

出来。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面对这些庞然大物时内心的恐惧。那都是些黄牛。和它们相比，我这个瘦弱的小孩太微小、太无力了，但它们没有欺负我，还会听我支使，被我牵着鼻子走，这是我感到很神奇的一件事。牛真是很温柔的生物啊！

我一开始拉牛的缰绳，还小心翼翼的，不敢用力，怕弄疼了它的鼻子，它会发脾气，后来发现不行，力用得轻了牛没感觉，还真得用点力气去拉，牛才会跟着你走。

我们带牛出去吃草，有一次吃完草往回走的时候，我记得有人，大概就是那位护士长吧，还把我举了起来放在牛背上。骑牛没有我想象中的舒服，不，其实是很不舒服，因为在走路的时候，它的两肩会一上一下地动得很厉害，人坐在上面也会一歪一倒。所以，那舒适地坐在牛背上吹笛的牧童，完全是我对画家的想象吧。

贵州黄牛其实很少，一般农民养的都是水牛。这批黄牛后来结局怎样，我不知道。应该是最终被食堂里杀了做了全院职工的伙食，这也是医院把它们采购来的目的吧。然而我没有看到。

(二)

我亲眼看到杀的，是后来比较大一些的时候，医院里买来的水牛。水牛和黄牛有许多不同。水牛灰黑色，黄牛黄褐色。水牛有一对长角，呈弧形往后弯；据说黄牛也有长角的品种，而我放过的那些黄牛角是直直的，很短。

这牛买来后，会先在食堂门口系几天，然后就会请专门的杀牛人来。

杀牛时，会把牛四蹄一捆捆倒。杀牛人持一把杀牛刀，前面是一片竹叶形的尖刀，当然是竹叶的好几倍大，后面是一根细细长长的金属刀柄。杀牛人在牛的脖子根部、胸口上面摸到一个部位，一刀捅进去直达心脏，然后血就汩汩流出，在食堂门口的那片柏油路面上流一大片，一直流到中心花坛那里，流到排水沟里去。

我那时惊讶于一头牛的身体里，居然会有这么多的血。过了好几天，走过食堂门口，地面上还是一大片的暗红色。

许多年后，读莎士比亚的《麦克白》，读到第五幕第一场，在与丈夫合谋，杀死了国王邓肯之后，麦克白夫人发了疯，梦游中说，“可是谁想到这老头儿会有这么多血？”这时我就在想，杀牛也一样啊！

有人说牛在被宰前会流泪。我没看到牛哭，只看到它在被宰前大而茫然的眼睛。

(三)

听说当地的贵州农民一般不吃牛肉，除非牛失足从山上摔下来摔死了。本地农民养的，基本上都是水牛。对他们来说，牛是很重要的农资和财产，不是食物。

这些水牛大多数时候不干活。平时去乡间玩的时候，常常会走过农民为牛搭的木结构的牛棚：房柱和屋顶跟人住的房子也差不多，只是没有板壁，牛在里面悠闲地嚼玉米或高粱秆子，慢慢地反刍。它们也不总是吃这个，会有小孩带它们去山上吃新鲜的草。夏天吃完草，还会带它们去河里泡着。既然叫水牛，就说明它们爱水。

夏天我们小孩会去小河里游泳，一般是在有水坝的地方，那里水深一些



雷神的喜悦
画并诗 李磊

爱你忠勇的霹雳闪光 / 点亮我的童话梦想 /
一份雨后的无言情书 / 寄往彩虹隐约的地方 /
背起你留下的五彩风筝 / 放飞我的未来期望

说，真是“岁月静好”。
这些牛悠闲地走过医院旁的公路，在石子路上，留下一大堆一大堆的粪便。这些牛粪上除了苍蝇，有时还会有一种小的金龟子，甲壳反射出青蓝色的金属光，很漂亮。

只有在春天播种前，才是水牛效力的时候。我看它翻耕秋天收割过、已经休息了一个冬天的水稻田。去年留下的稻茬已经完全腐烂。这时的水牛套上了犁轭，拉动犁身，农民在后面扶着犁，手里挥着鞭子，但这鞭子多数时候只是给牛指示走向，并不是打在它身上。水田里潮湿肥沃的泥土，在犁铧前像奶油一般分开。在满是齐膝深的烂泥的水田里，水牛行走如飞，简直是生龙活虎。

记病友蔡爷爷

任溶溶

我写过一首打油诗
送给他，诗云：

“蔡爷爷，胃口了不起，刚吃完苹果，他又吃了梨，刚吃完栗子，又吃了花生米，吃出一个大肚皮。”

不过临分别时我还是劝他少吃零食，保护身体。

只怕他看到了零食，嘴巴忍不住。



这是一份《申报》的投稿文稿。《申报》，1906年由南社高旭、柳亚子创办，是一本宣传爱国、开启民智的刊物。这篇《矿物学》作者已不可考，但就其内容看，观念已远领先于一般人，而当时这批知识分子的视野也因此可知。展品中还有不少南社友的书画真迹，其中尤为可观的是《寿黄雅集诗册》。诗册是由被称为南社四剑的社友潘飞声汇编而成，“寿黄雅集”指的是纪念诗人黄仲则诞辰的雅集，黄仲则是黄庭坚的后代，清乾隆年间著名诗人，其诗惊才绝艳，颇为南社人所景仰。诗册汇聚南社友潘飞声、黄宾虹、王蕴章、汪兰皋、徐仲可、胡朴安，以及文化名流吴昌硕、周梦坡等的题诗、题词，所用笺纸亦极为雅致。

青浦自古人才辈出，南社有十五位青浦社友，如邹亚云、陆灵素、王钝根、王大觉等。这次展品中还有南社同仁参与编辑的《青浦县志》《章练小志》，也是这批承上启下的文人为这片有着六千年历史的土地留下的一份珍贵文化遗产。

相逢六千年

陈颖

这是《申报》的投稿文稿。《申报》，1906年由南社高旭、柳亚子创办，是一本宣传爱国、开启民智的刊物。这篇《矿物学》作者已不可考，但就其内容看，观念已远领先于一般人，而当时这批知识分子的视野也因此可知。展品中还有不少南社友的书画真迹，其中尤为可观的是《寿黄雅集诗册》。诗册是由被称为南社四剑的社友潘飞声汇编而成，“寿黄雅集”指的是纪念诗人黄仲则诞辰的雅集，黄仲则是黄庭坚的后代，清乾隆年间著名诗人，其诗惊才绝艳，颇为南社人所景仰。诗册汇聚南社友潘飞声、黄宾虹、王蕴章、汪兰皋、徐仲可、胡朴安，以及文化名流吴昌硕、周梦坡等的题诗、题词，所用笺纸亦极为雅致。

青浦自古人才辈出，南社有十五位青浦社友，如邹亚云、陆灵素、王钝根、王大觉等。这次展品中还有南社同仁参与编辑的《青浦县志》《章练小志》，也是这批承上启下的文人为这片有着六千年历史的土地留下的一份珍贵文化遗产。

早些年，某著名作家独自行走在上海的外滩，忽然间被落日余晖下的一条小马路所震撼，幽暗深邃中恍如一脚踏入了自己欧亚混血的故乡伊斯坦布尔。叹为观止之余，他牢牢记住了这条马路的名字。他在之后的采访中说这条马路是他在上海捕捉到最迷人的细节，是外滩的神来之笔。这条小马路就是滇池路。

滇池路东起中山一路，经圆明园路、四川中路，西迄江西中路。这条短短的马路辟筑于1899年，由英商仁记洋行迁至此路西端而得名“仁记路”，1943年改今名。资料显示，民国时期的中国银行、中央信托局就开设于此。此外，上海国民银行、中孚银行、上海工业银行等都在此设立营业机构，故有“中国的华尔街”之称。

滇池路东段夹在和平饭店大楼和中国银行大楼之间。和平饭店建筑外墙用花岗石砌筑，中国银行大楼整个外墙则镶以平整的金山石，在垂直线条阴影的笼罩下，步入滇池路，整个视线就被一幢幢突兀的大楼填满。滇池路100号的仁记洋行大楼与滇池路120号的原英商业广地产有限公司大楼，是典型的安妮女王时期建筑风格；滇池路81至85号，原上海国民银行曾设立于此，为欧式古典主义建筑风格；滇池路97至103号的中孚银行大楼，则是7层钢筋混凝土建筑。滇池路以十足名门望族人家的笔触，叙事婉约，对白精致，在东方气氛的烘托下，折射出西方美学理性的神韵，把外滩的典雅描摹得淋漓尽致。

那位顺手拈出滇池路的作家叫奥尔罕·帕慕克，是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家是细节的捕手，2008年，他游览了上海，就在那年，出版了他最温情的小说《纯真博物馆》。帕慕克常说爱情是人生的细节。在创作《纯真博物馆》的同时，帕慕克竟也建了一家纯真博物馆。小说里痴情的主人公在博物馆里保存着他收集的心上人摸过的所有物品，帕慕克在现实中还原了这些人生中爱情的痕迹：盐瓶、小狗摆设、顶针、笔、发卡、烟灰缸、耳坠、纸牌、钥匙、扇子、香水瓶、手帕、胸针……甚至她吸过的4213个烟蒂。专写情爱的作家渡边淳一说得明白，写侦探小说，犯罪小说都不需要有经验，但写爱情小说，你必须得有恋爱经验。

在一档访谈类节目中听到过一个故事。当年演员姜文和岳红搭档演一个小品，他们演一对要分手的小情侣，到小饭馆分东西。两人没钱吃饭，各自点了瓶汽水。汽水3毛一瓶，退瓶返还1毛。喝完，姜文拿着两空瓶子要去退，岳红不给，把自己面前的那个瓶子擦了擦，装进了包里。姜文一愣，想了想，也把自己的瓶子擦干净放书包里，走了。姜文的中戏师弟史航看后，说这是姜文很细的地方：男孩是被女孩生生地教会了什么叫留下点东西。

有细节的人生应该不会是干巴巴的。那年帕慕克偶然走进了滇池路，看到了这座城市的淡定从容，他应该会想起自己建在伊斯坦布尔的纯真博物馆，深邃的历史化成了触手可及的细节。“睹物思人”，一切的细节把牵绊着的点点时光都收来织梦，迷幻了我们的情感。

和下了七次西洋呢！”晚霞似乎在奶奶的脸上留下了一片玫瑰色的光芒。

疫情来得突然，禁足家中难免会有孤独感。尽管云上阅读嗅不到氤氲于笔墨之间那缕的书香，但轻巧的掌上图书馆避免了书卷的厚重。同时，云阅读与微信、微博、空间等平台连接，遇到好书，可以分享给亲朋好友；偶尔困惑，也能和朋友们一起讨论。而云阅读的留言、笔记功能，让所有书籍都变成了《S.忒修斯之船》，印刷文字、灰、蓝、黑色留言，绿、橙、红、紫、棕色笔记，还有大量附件，都浓缩在了巴掌大的电子屏幕上。陌生读者在书页空白处留下自己的思考，似乎在一夜间，阅读就成了热闹的思想会场，无数“哈姆雷特”互相交流着自己的理解，又从他人的理解中品读到了自己从未发现过的奇妙韵味。

曾经，我因难以抉择在图书馆穿梭许久；如今，云阅读精细的分类和个性化的定制给了我更轻松的选择。读书也不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年近80的奶奶最近迷上了听书，不能出去遛弯让奶奶的“无聊”时间多了不少，每天早上，奶奶都喜欢靠在房间窗前的藤椅上，把手机举到耳边专注地听着书，偶尔逗弄鱼缸里的红耳龟。吃晚饭时，奶奶很开心地告诉我们：“半导体（奶奶称手机为‘半导体’）里说，郑

掌心的光芒

黄睿钰

3D电子地图让时空清晰呈现，层层梳理得以通古晓今……指掌之间，浓缩的是万卷图书之精华。精神世界的诸多碎片，也终于在这个特殊的“假日”得以重新整理拼接，凝结成一面病毒永远都无法击破的盾牌。纷繁万状中，是阅读给了我激浊扬清的勇气。

曾经，我因难以抉择在图书馆穿梭许久；如今，云阅读精细的分类和个性化的定制给了我更轻松的选择。读书也不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年近80的奶奶最近迷上了听书，不能出去遛弯让奶奶的“无聊”时间多了不少，每天早上，奶奶都喜欢靠在房间窗前的藤椅上，把手机举到耳边专注地听着书，偶尔逗弄鱼缸里的红耳龟。吃晚饭时，奶奶很开心地告诉我们：“半导体（奶奶称手机为‘半导体’）里说，郑

十日谈
云上生活
网络上的学习平台和资源十分完善，“云学习”生活正式开始。
编辑：殷健灵

帕慕克路过滇池路

沈琦华